

徒弟余航

吴霜

我有个徒弟叫余航,其实确切的是他喊我“师傅”。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唱歌的,在音乐圈里师生关系清晰明了,老师喊学生的名字,学生喊老师就是“老师”,似乎并没有学生喊老师“师傅”的传统。但是在中国的戏曲圈中就不一样了。

小时候,我曾经多次看到过妈妈新风霞收徒弟的情景。徒弟拜了师,就是进了一个门派,成了名正言顺的弟子,可以演唱师傅赖以成名的作品剧目。没正式拜师,就不能算是入门弟子。如果你随意演唱了大师的曲目唱段,那是对大师的不敬和冒犯。中国的戏曲界、曲艺界都有这样的规矩和传统。我曾觉得那种程序是繁文缛节,陈旧不可取,但是现在想来,觉得这种现象很有色彩,也充满情感,民族形式感强烈,也可以接受。

我是在我的网上直播间里认识余航的。大约一年前,我在学生的鼓动之下开始做起了网上直播。熟悉了直播的程序和过程以后,发现这种形式非常适合我,可以自由谈吐,随时可以唱歌,唱歌曲唱戏曲,我甚至把直播间当成了我的排练室,练新歌,复习老歌,可以和进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随时随地交流聊天,像是遇到了多年的老友。直播的时光变得越来越自如,越来越开心,甚至有不少粉丝说我应该去说相声,比说相声的知识面更丰富。而凭着这样脱口秀水平的聊天,我在直播间收获了很多可爱的粉丝朋友。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也偶尔会有一些所谓的“黑粉”,但是这样的“黑粉”我都是友好对待的,觉得任何一个人只要是进了我的直播间就是一种缘分,人海茫茫,直播间众多,他却单单来到我这里,至少是有良善的初心,因此往往那些黑粉慢慢也会变成了红粉,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余航就是这样进入了我的直播间,胆子很大的他在我直播时和我连麦,唱了几段评剧,他是个男生,却是女腔,唱的是我妈妈主演的名剧《花为媒》中的著名唱段。这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新鲜了,我由衷地表扬了他,感谢他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而且还带来了流量,同时我也少少地给了他一些指点,比如节奏,比如咬字。余航很有喜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喊我“师傅”了,再之后这关系就从直播间里的路人变成师生关系了。每次我开直播,余航进来必喊“师傅”,连直播间里的其他人都慢慢知道了直播间里有个叫余航的是我徒弟。余航告诉我,他四十刚过,来自唐山,拥有一家技术培训学校,自己任校长,学生有几百人,教师队伍很专业,事业搞得不错。而不久后,他的能力就被一件事实充分地证实了。

今年春节过后,我们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的大聚会终于重新启动,大家都对这次聚会充满期待。我们的聚会每一次的内容都很丰富,新人介绍,老友互动,介绍家族成果,表演节目、猜奖抽奖等环节样样俱全。而这次聚会,我们联谊会的老大哥、诗人王亚平之子王涓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筹备点奖品,找到赞助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赞助少花一些会费购买合适的礼品也是可以的。闲聊时我提了一下正在做的事情,余航立刻说:“师傅,不用去买,我来帮你提供奖品。你别忘了我可是培训学校校长,我那里有的是样品啊。”这真让我喜出望外。于是,联谊会聚会那天,奖品里就有了漂亮的瓷器、杯碗,还有化妆品,加上原来会里准备好的名牌酒……参会的大哥大姐几乎人人有奖,都十分高兴,心满意足。而余航,也开始为人所知了。

十天前,余航问我,他有个到唐山创业二十年的活动,想请我参加。于是,驱车两小时,我在唐山见证了余航和朋友们二十年变迁的故事。余航曾是一个来自天津芦台农场的工人,他的妈妈是个狂热的评戏迷,天天嘴里都哼着新风霞、小白玉霜的评剧段子,这深深影响了幼年时期的余航。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去了唐山,到理发店当学徒,一边学技术一边看评戏,然后凭着聪明才智看开了美容美发业的培训班,之后又逐渐增加了陶瓷制作、演讲等其他专业,这个头脑清晰、才智过人的年轻人在唐山慢慢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今的余航正在一点点稳步前行,这期间,他闯进我的直播间,成了我的“徒弟”。其实,余航已经拜了唐山评剧院的主演罗慧琴为师,而罗慧琴是我妈妈的徒弟。他现在也喊我师傅,我怎么觉得在这讲究辈分之分的戏曲圈里,我这辈分好像有点儿乱呢? 下回我也弄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拜师仪式,让余航给我行大礼。哈哈!

2022年夏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苗寨的一场篮球赛,几万人现场围观,进而引来网络几十亿的浏览量,在线上线下蔓延成一场“现象级”的全民嘉年华,这个人口不足1200人的村庄一夜成名。到目前为止,网络关注度超过500亿,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从2022年夏天“村BA”火爆的那一天起,我就思考要为这个苗族村寨留下些文字。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记录脱贫攻坚后村民内心的变化。

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找到“破圈”的文化密码,记录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时代画面。这是我写下纪实文学《“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以下简称《“村BA”》)的真实意图。

台盘村的“小”承载着这个时代无限的“大”。我深深地意识到,应该以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在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中,观察这个村庄的变化,感知一株小草勃发的力量,看见篮球给这个村庄带来的生机,倾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欢呼。

久美告诉我,健身房周末新设芭蕾入门课程,会员免费。久美的婆婆不久前刚去世,105岁。老人生前是芭蕾舞迷,临走的那天早晨,还扶着料理台踮脚背,半夜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免费的午餐,人心痒痒,我和久美不顾年近古稀,有点羞涩地报了名。这里的人,做事喜欢行头在先,学芭蕾那就更不用说了。久美自然要去专门店购买,我对自己能否坚持不敢自信,便想先将就,决定向女儿借用。女儿在东京一家上市公司做管理,很忙,但每周仍坚持去成人芭蕾舞教室习舞三至四次,每次90分钟。女儿从脏衣筐里拉出一只透明塑料箱,里面全是芭蕾用品。她挑了几件说,这把年纪了,肌肉松弛,下身一定要穿打底裤,打底裤上还要围上短裙。好麻烦啊!不过,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墨绿色的芭蕾舞服胸前,镂空黑色蕾丝攀至脖颈,挡住了颈纹,裸露出两个圆润的肩胛,人体塑形得凹凸有致,这身姿,是



夜光杯

不冷不热自然舒坦,但如果是两极,特别冷和特别热,我宁愿特别热,也就是说,相对于冬天,我更喜欢夏天。

除了我耐热不抗冻,比较诗意的理由是,夏天明亮,葳蕤,直白,轻捷,万物向阳,碧空白日,且最能让人认清什么是风。大汗淋漓,热空气哄哄作响,感觉如同置身于烧烫的铁桶中,多待一分钟整个人就会被熔化的。这时“铁桶”裂开了一个口子,一道清凉袭来,透皮浸骨,安抚着灼热的五脏六腑,每个毛孔都在欢欣雀跃、仰天长叹:“好一阵续命的风哦!”

不过,现在“续命”并不那么依赖风,降温有空调,制冷剂和压缩机让室内温度迅速降下来,季节极速更替。空调之前呢有电扇,电扇之前有蒲扇,夏日里常常想起摇蒲扇的日子,事实上,更多的是想起替我摇蒲扇的人。

在一些文章中,我管替我摇蒲扇的人叫云婆婆,小时候曾被寄养在她家。夏日里,吃过晚饭洗好了澡,家家户户就会从井里担来清凉的水一桶桶泼在门前的青石板路上,暴晒了一天的青石舒服得吱吱直响,一会儿,热气散去,青石板路如同一条长长的巨大的海带亮亮滑滑的。大人们端了凳子摇

着蒲扇出来了,坐在门口乘凉,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闲话。孩子们只一会儿就待不住了,你追我赶地疯跑,我也想去,云婆婆不让,说刚洗了澡又疯得一身汗,让我坐在她的左边,摇蒲扇给我扇风,风中带了点青石板的湿气和刚洗了澡的香皂味。扇着扇着,啪!重重一下拍在腿上,蒲扇上就留下了一团蚊子血……

时有微凉不是风

彭学军

邻居三爷爷是个孤老头,瘦瘦,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乘凉时不摇蒲扇,点一盘蚊香,端一杯茶,靠在竹椅上望天,深蓝色的天幕上繁星如钻。我问,三爷爷不热吗?他回道:“时有微凉不是风。”我不懂,他也不解释,他人孤性子也孤。隔了一阵子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不摇蒲扇,又问,他依旧是那句话,第三次说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尽管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什么时候读到杨万里的这首《夏夜追凉》的呢?不记得了。“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

一个村庄的诗意书写

姚瑶

“村BA”远远超越了一场篮球比赛本身的意义,这一场由村民自发组织的篮球赛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为各民族搭建了平台,拓宽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村BA”已经由一场纯粹的篮球赛上升到一个关于文化自信、关于乡村文明、关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事件,向世界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生活画面。

在这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在场者的身份,无数次走进台盘采访,力求在笔下呈现更多的诗意。这个激活“一江春水”的篮球是诗意的,台盘村的父老乡亲是诗意的,台盘风貌是诗意的,“村BA”前传是诗意的,火爆“出圈”是诗意的,“村BA”中的那些人是诗意的,“村BA”的未来是诗意的,甚至连从“村BA”到“村超”也是诗意的,整部作品我以三十多首精致的小诗歌作为题记等方式,打破传统的冗长叙事,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创作上的创新。

跳角色群舞……感慨之情无法抑制。想想姐姐这般无畏坚持的根性,今后还有什么能阻挡她呢?

作为姐姐的后援,孩子的热忱感动了母亲,自然也悄悄影响到我这个外婆。虽然,自己正处于人生的最后阶段,似乎已经没有试错的成本,然而,正是明白自身在这个世间的时日已经不多,所以才想放任自己做点疯狂的梦,让自己在百年之时回望这一生,可以豪言:理想中的我,就是现实中的自己!

周末的芭蕾入门课,聚集了二十多位爱好者,其中,约三分之一拥有我和久美这样的岁数。我们化了淡妆,裹上行头,按着老师的指教和示范,煞有介事地一招一式,并且瞪大眼睛,通过四周明晃晃的大镜子,不断地审视自己……



花看半开有佳趣 篆刻 龚晓馨

不是风。”只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就让我想起了夏夜的那条遥远的青石板路,摇蒲扇的云婆婆和不摇蒲扇的三爷爷。有微凉,但与风无关,更不关空调什么事,那微凉的体感从哪里来?是心理的投射?但前提是,得有上一句,它们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待在“竹深树密虫鸣处”才能感到“微凉”。可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那些竹呀树呀虫鸣呀在哪里呢?在书里、茶里、音乐里、云里、星光里、发呆里、与好友的交谈里,还有就是关于盛夏的回忆里。除了摇蒲扇,还有提了井水冰镇西瓜,用裤子做成游泳圈套在身上泡在小河里,摘了芭蕉叶遮阳去山里摘清甜多汁的刺泡,捉萤火虫放在瓶子里当灯笼用……

所有这些,便是我现下的竹、树和虫鸣,一天中的某些时候——就算只是短短的一瞬吧,即便窗外蝉声聒噪得没完没了,烈日似要把院子里的一张木长椅烤得燃烧起来,也能感觉到些许的宁静与“微凉”。

十日谈

心静自然凉

责编:殷健灵

是这个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人民,是这个时代的人民开创了伟大的事业,是这个时代的人民创造了火红的生活图景。这个村寨的生动实践使之成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的新样本,为探索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参考。

如今在地图软件上,“村BA”篮球场已经有了专门的坐标。对于台盘村来说,因为篮球,更多的机会正在这片土地上“萌芽、生长”。这个村寨早晨醒来的方式除了鸡鸣犬吠外,还多了篮球拍打地面发出的“咚——咚——咚——”的声音。

台盘村只是一个走向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现在已展现出可喜的景象:文体活动热闹非凡,乡风民风不断向好,新的秩序已经建立,农民口袋逐渐鼓起来,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阔,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农村正在以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现代时尚的方式打开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正在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乡村蓬勃发展的故事。

《“村BA”》完成了对一个苗寨的诗意表达。关于诗歌、关于激情、关于振兴、关于梦想,所有的字眼一定指向了幸福。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匆匆从家里赶往学校,去参加一场小型的文学讨论会,研讨会的主题与我选修课的关系不大,但嘉宾席里有王安忆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把它列入我的行程表中。

王安忆与我是没有半点交集的。但我一直想对王安忆说一声“谢谢”,是她的《本次列车终点》改变了我的命运。读高中时,住校的我在校图书馆夜自修,无意间读到了期刊架上《上海文学》中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文中关于上海的描写如此真实又细腻,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喜爱,使我坚定了我的学科选择——当时的我正摇摆于文理科选择中。王安忆,仿佛让我看到了选文科、读中文系、写小说、当作家的梦的方向。所以,每一次,看到王安忆的名字,我的心都会默默地颤一下。

当编辑时,我的同事称王安忆为朋友,因为她做过王安忆散文的责任编辑,我暗中羡慕;看电视时,我喜爱的《锵锵三人行》邀请过她当嘉宾,我暗自激动;看电影时,银幕上有王安忆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暗生欣喜。

从新加坡回沪后,其实有很多见到王安忆的机会,但那都是大型活动,我不去凑那个热闹,只在家里看线上直播。知道她在我进修的大学教创意写作,很想去旁听,至少一次也行啊,但觉得太贸然;又从朋友处获得了她的邮箱地址,但被告知“她不看电邮的”……我只是想近距离地接触她一次,让我与那个影响我一生的人切切实实地见一面。

在新加坡的图书馆我曾借了不少王安忆的作品,如《小鲍庄》《长恨歌》等,尤其喜欢富有上海特色的《妹头》。人在异乡,读着《妹头》里久违的沪语和熟悉的场景,无比亲切和感慨。

为了准备与王安忆的不期而遇,我反反复复地阅读着《本次列车终点》,甚至在《繁花》一千多次的“不响”被热热闹闹地讨论的同时,发现《本次列车终点》中竟然也有7处“不响”——这是作家在一篇短篇小说中少有的重复。显然,敏锐的王安忆在1981年就把“不响”作为上海人的“一句顶一万句”了。

研讨会那天,我提前一个半小时抵达会议现场,选择了能清楚看到王安忆的左侧的座位,并在准备好的纸上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下午1:30,会议室有了点小小的骚动,王安忆随中文系教授走进了会议室。依然是高挺的身姿,依然是端庄的衣着,依然是盘着的发髻,依然是认真的神情,“终于遇见”,我把目光投向她时这样对自己说。

讨论会休息间隙,一些人涌上来,请王安忆签名,我递上了信后离开了。签名会后,王安忆来到茶点处,见到有些疲惫的她几乎无暇吃点什么,我便倒了杯咖啡,递上并提醒她要不要吃些点心。她摇摇手说:谢谢。然后我们闲聊了一阵。

下半场讨论开始前,大家回到了座位。我看到王安忆打开了我的信笺,她应该是看到了我字里行间的“感谢”。这一刻,我知道,藏在我心底几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终于遇见

宣轩